

想這一篇中選原因，就是在「幽秀」二字多發揮了一些，黃老師的批爲「敘述與國，頗有卓見，形容幽秀，亦饒韻味」。他打了一百分，唐老師加批「精心結構，以後讀文於浩氣流行處注意。」改爲九十八分。我這篇內容，大概敘述一個精於地質學和數學的青年，他喜歡遊山玩水，可是隨時隨地勘测礦苗，積幾年時間，勘出貴重的礦苗，隨即集資開採，而致富，繼之興辦工業，亦獲最大的成功，復以他的財富與精力，幫助國家振軍經武，使國家富強康樂，最後少年功成身退，優遊娛老。我記得結語爲「少年功成身退，築亭山腰，遍植素心之蘭，以共晨夕，少年樂而彌永其年。」這也可以說明我少年時的襟懷。四十多年後，追憶往事，我覺得非常慚愧，唐老師的加批，是勉勵我在國學方面繼續下功夫，可是畢業以來，竟是拿寶貴的光陰消磨於簿書案牘之中，在文字方面不但沒有進步，現在甚至提筆忘字，辭不達意，而且所學的亦不能趕上時代，雖然說我師承母校實事求是的精神，數十年來還沒有遭遇重大的磨折，果是在學術方面，則不能有所表現，覺得自己對不起自己。至於母校國文大會得獎的在臺有凌竹銘校長和徐仲宜學長，好像還有幾位學長，都是在我以前，我寫這一篇短文，並不是自吹自擂，我是希望後起的同學，要深入、要專精、要有研究發明，發揚母校傳統精神，才可在學術界露頭角，而對國家有所貢獻。

我生平最難忘的事

劉鼎新

(一) 九一八巧脫死神掌

八一四初聞炸彈聲

我自從民國二十年回國後，到三十八年來臺前，這十八年的生活，真是多彩多姿，永不能忘。現在分作五段，報告給各位學長，以博一粲。二十年六月回國，七月在北平遇到趙傳雲同學。他當時是錦州交通大學的教務長，一定要拉我去任教。同時還有許廷英和劉汝翼兩位同學，亦在那裡。八月中旬到校，分到了一所宿舍。原想雙十節回津接眷。後來因爲九月十八日是星期天，十九日是校慶放假。所以我就利用了這兩天的時間，提前接眷了。十八日清晨離開錦州，十九日清晨到達天津。我一到了家就給北寧鐵路的好友沈思濤（唐鏡文的岳父）打電話，接洽車票的事。他說「你來得正好，昨天瀋陽丟了」。又過了二小時，他陸續報告我日寇佔領瀋陽的詳情。不久又接到趙傳雲的信，叫我不要去，和我同住的一位白俄教授，被日機炸死了。感謝主！這是多麼巧的安排！錦州交大併入東北大學，在北平彰儀門大街復校。我仍繼續任教。當時的學生，現在臺灣的有梁在平

蘇在山等人。二十二年我譯註了一本運輸學，事爲兩路局長黃伯樵先生所聞。轉託吳紹會同學拉我去工作。這是我服務鐵路的開端。由二十三年到二十六年是我一生的黃金時代。車務處副處長的職位，七百元現大洋的薪津，同時麵粉才賣二元錢一袋。當時生活之舒適，可以想見。又加黃局長言聽計從，所以在短短四年之間，京滬、杭甬整個改了觀。不過好景不長。就在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接着在八月十三日上海亦開了火。我當時奉命駐嘉興，處長蕭衛國同學則駐蘇州。中間有蘇嘉路相連。八月十四日我剛到杭州，就趕上空戰。那是一次值得紀念的空戰。當時不懂得害怕。雖然有若干炸彈掉下來，各處轟轟作響，只覺得好玩而已！過了幾天，才漸漸感到炸彈的可怕，人們開始到地下室去躲避。就在這時候，兩路線區司令部的參謀長張覺吾（司令是陸福廷，副司令是馬少屏）從蘇州到了嘉興，對我們大加諷刺。他說蘇州的同事們都不怕死，都在車站辦公，不逃警報，你們嘉興的同事太膽小了。我們聽了這話，非常生氣。於是就把地下室加了鎖，不許任何人進去。事後證明這是多麼無聊和幼稚的舉動！有一次敵機把嘉興

台灣省建設廳審查合格甲種電器承裝業
台灣省警備總部審查合格甲級特許營業

水電工程設計承裝
電氣材料批發
各種有線電通訊
機件設計及裝修

進光電業社

廖萬進

台中市北區文正里原子街六〇號
電話 三一五〇號

汽車 零件批發另售
曳引機

中和汽車材料行

嘉義市仁愛路六六號
電話 二一三二號

車站炸成平地，我們不得不再進地下室了。

(二) 嘉興站夜出畫伏

蕭山城陰錯陽差

最初敵機轟炸，蘇州重於嘉興。到了敵軍在金山衛登陸以後，情形不同了。我們使用蘇嘉和杭嘉兩條鐵路來增援，嘉興遂成重要樞紐。敵人爲阻止我們的增援，所以對嘉興及其左近各站，自晨至暮炸個不停。同時我們的飛機亦杳如黃鶴。所以只好一到破曉就鑽入地下室，不眠不食，聽其在頭上投彈。太陽落山，敵機遠颺，我們鑽出洞來，先察看破壞情形，接通各站電話。然後點起火把，分頭搶修。在午夜以前，無論如何，要修復通車。後半夜積極輸送援軍，使援軍能在天亮以前進入陣地。因爲天亮以後，敵機又來轟炸了。每天如此，成爲定課。此時嘉興的老百姓逃避一空。全城找不到一個人。黃局長不忍，從杭州給我們送來些大米和鹹魚鹹肉。我們才能在夜間吃些東西。

大場失守了，援軍無有了。七星橋站（嘉興的前一站）發現敵人三三兩兩的前哨兵。我們的馬副司令請示總司令劉建緒，鐵路同人應該不應該撤退？劉說等把退下來的部隊撤淨再走。誰都知道，敵人已繞到我軍的後方，直接嘉興而來。我們再要不走，只好等着運輸日本人了。於是又請示另一位總司令，張發奎將軍。張馬是同鄉，馬又是張的舊部下，所以張很痛兩端，各架機關鎗一挺。然後尋找浙贛的負責人。找了好久，一個人亦找不到。不過傷兵等人知道我是滬杭路的人，所以亦沒有打我。我又勸他們不可打人，因爲把人打跑了，更不能開車了。我在萬分無奈之下，只好打起浙贛路的蕭山站長來了。我一方面和他們的調度所聯絡，一方面在站上用我們的機車給他們調車。後來杜鎮遠局長帶着軍工機各處處長終於來了。硬着頭皮，懸賞試車。當我們的大機車安然開過他們的橋樑時，真是歡聲雷動了。用了兩星期的時間，把所有擁塞在蕭山站上的物資，如汽油炸彈金銀鈔票，以及傷兵難民統統運光。這時候有兩個奇蹟出現。第一：敵軍到了嘉興之後，轉向蘇州，直撲南京。並沒有馬上到杭州來。使我們得有餘暇，佈置一切。第二：陰雨二星期之久，毫無警報。當時如果丟下一個炸彈來，一定會引起站上所存炸彈的爆炸，和汽油的燃燒，而使整個的車站化爲灰燼！

當我初到蕭山，我就決定在車站辦公，以利工作。同人們勸我在城裏租房，以免危險。我總覺得工作要緊，危險其次，所以終於在車站外面租了一間民房，作爲辦公處。車站物資疏運完畢之後，頓覺輕鬆愉快。天氣亦放晴了。我一時高興，就到東門外找浙贛鐵路副局長金士宣同學閒談。蕭山城內主要街道是一條小河，往返都是乘船，船資二角。當回程走到中途時，發了警報，不能再進。只好棄舟登岸。站在一間小理髮館門前躲警報。當時爲利用時間起見，索性到

快的說「沒有援軍了，你們走吧」。真如奉到大赦一般，大家就在晚餐以後，把一切物資裝上火車，準備開到杭州。就在此時，忽然有人來問，在貨物線上還有兩車鐵路器材，因爲路線炸斷，未能拉出，如何處理？當時我把心一橫，下令修路！鐵路的員工真好！已經上了車的，都紛紛下車，開始修路，沒有一個人抱怨一句話！到了夜間兩點鐘，路線修通，把貨物線裏一切存車全部拉出，浩浩蕩蕩開向杭州。未到杭州，天已亮了，幸而敵機未來，才得喘息了一下。

到達杭州後，得到了三個消息：(一)浙贛鐵路改鋪重軌雖已到達金華，但橋樑仍舊，只准軸重八公噸以下的機車過橋。但兩路的大機車，軸重都在十一、二公噸。因此所有退下來的機車車輛，由蕭山排到曹娥江，已無法再容。而浙贛鐵路不許我們越雷池一步。如果機車過軌，必須拆散。一天只能拆卸兩輛。同時退下來的部隊和傷兵因爲不能過軌已把浙贛路蕭山站的全體員工打跑了，陷入無政府狀態。(二)笕橋飛機場，浙江省政府以及各銀行各機關都在杭州有大批物資逼着報運。(三)何應欽將軍傳下命令，準備炸斷新修成的錢塘江大橋。爲了解決這三項難題，遂決定：(一)報告何將軍，目下絕對不能炸橋，否則大量物資一定落入敵手。並請政府強迫浙贛路准許我們的機車車輛過軌。(二)盡量抽調空軍裝運杭州物資。同時我帶了二十名路警，四挺機關鎗，親到蕭山鎮壓。蕭山站本是滬杭浙贛兩路的聯軌站。我到了之後，先在兩個月臺的

理髮館內理髮。理髮師只有一人，是一位老者。一會兒警報解除了，髮亦理好了。心中甚爲得意，以爲縱是警報時間，亦未虛度。回到辦事處，同人報告說是偵察機一架，繞了一個圈子就走了。第二天上午九時，我又想去找金士宣。穿好衣服剛出門，警報大作。我於是返回辦事處，等候警報解除。那裏曉得，一來就是重轟炸機十二架。飛到上空，炸彈如雨而降。辦事處是一所舊民宅，彈聲響處，搖搖欲倒。一位同事想逃了出去，一開大門，恰好一枚炸彈落在門前水塘裏，激起泥水，打在他的臉上，趕快關了大門，跑回室內。此時全體同人紛紛逃入桌下或牀下。王金光同學當時是杭州車務處處長，亦躲入床下去了。我覺得一桌一床，無濟於事，所以索性坐在那里，端了一杯涼水，慢慢喝着，好像要使沸騰的熱血冷靜下去。轟炸了兩三小時，敵機才相繼離去。此時城內已一片火海。下午和同人們前往巡視，已面目全非，一片瓦礫，間有呼救聲自瓦堆中發出，然亦無法尋覓，加上電桿電線，遍地皆是，行路更感困難。我故意找到昨天理髮處，已是一堆焦土矣。相差一天，逃過浩劫，陰錯陽差，又是我自救了我一條性命。奇怪的是車站毫無損失。事後推想，當時有許多補充兵，在城內跑來跑去，第一天的偵察機看眼裏去報告，而車站空無所有，所以不值一炸。倘若我最初躲避危險，住在城裏，則恰好送命。

(三) 慶佳節天鷄送禮 奪崑崙鐵牛邀功

聖誕節左右，敵人到了杭州，我們炸斷錢塘江大橋，轉過年來，我這辦事處多到紹興。此時塗福廷調充浙贛線區司令，王企光調充浙贛車務段長。兼管滬杭路蕭山至曹娥江的一段。因為曹娥江沒有橋，所以曹娥江到寧波仍然自成一個系統。這一地區的戰事有告一段落之勢。我有一位姓吳的同事，是絲毫不苟的君子，我把財務和會計的事，交他負責，這時我帶了他，和一切單據，由寧波乘船返滬，向會計處交代一切賬目。幸而在顯沛流離中，並無一分一釐之差，至今想起仍在感念他的協助。五月一日奉茅以昇同學電召，赴湖南楊家灘任教。因為唐院和平院已在楊家灘合併復校了。到了九月湘桂鐵路衡陽到桂林一段完工。定於十月一日通車。交通部和湘桂兩省府合組湘桂鐵路理事會，派石志仁為局長。石派總務處長沈恩濤專程到楊家灘，拉我出來做車務處長。他說運輸總司令錢宗澤推薦陳小溪，路政司長楊承訓推薦馮源蔭，都被石拒絕了。我一時情面難却，只好再作馮婦了。十月八日是中秋佳節，月明星稀，衡陽的老百姓正在香花餅菓，大拜嫦娥的時候，警報響了。從此一連三夜，每夜警報，總在五次以上。到了第三夜，亦就是雙十佳節的夜裏，我們有一部分同人，逃到城外田裏躲避。因為衡陽並無防空設備，所以人們只好向城外疏

這可以行剪綵禮嗎？侯學長的擴大宣傳，不僅在宣揚自己的功勞，同時預備當管理局應付不了運輸需要時，把一切責任推到石志仁身上。這一點實欠厚道！侯學長的妹妹侯華貞和葉佩蘭都是我的學生。有一天侯學長對她們二人說：「你們的劉老師接管衡桂段，有他的苦頭吃！」話說的真對，我吃盡了苦頭！第一：我立刻取消了特別快車，先開行一對和老牛一樣慢的慢車。第二：積極製造並添裝道岔，以利交會。第三：在中途各河流裝設抽水機，列車經過時，把機車停在橋上，用抽水機給機車加水。第四：把舊貨車搬到站上，以代站屋。就在這個時候，武漢淪陷了，廣州撤守了，長沙大火了。大量的傷兵難民和物資要撤到廣西。大量的援軍和給養要送到粵漢線。而我們的火車，因為路基鬆軟的關係，一步一掉道，五步一出軌！請想，我還能睡覺嗎？我睡在我的公事桌旁，數月之久！這是湘桂同人所親眼見到的事實。接着長沙三大會戰，敵人侵佔南寧。錢總司令奉命坐鎮桂林。命令尚未完成的桂柳段，限期通車！屋漏偏遭連夜雨！就在此時，波塞站（？）來了一次大塌方。塌下來的石方，堵塞山口有一兩丈高。我們凌校長當時的焦急，可以想見。只好在山口兩端架起枕木，使火車凌空而過。於是派了一輛機車，駐在該處，專做推送工作。軍委會所以這樣急於通車，是因為崑崙關蘊釀大戰。衡桂段接收桂柳段後，第一列車不是開站專車，而是

散。當時我們有三四十人，分在樹下或路邊席地而坐。不久有敵機九架，迎面飛來，此時探照燈從四面八方射向敵機，緊隨不捨。而高射炮連珠不斷，蔚成天空奇景。敵機被強光籠罩，不能不視，同時又有數機中彈，陣形紊亂。原擬投向飛機場之彈，只好紛紛亂投。此時只聽空中絲絲怪聲直向大家坐處飛來。我看情形不好，高叫大家臥倒。說時遲那時快，已有一彈落在我的身旁，大約五尺距離處。另有一彈，則越過人羣，鑽入地下。我身旁之彈入地後，冒上濃煙和熱土，熱土落在背上，我想一定中彈完結。不過不覺疼痛，於是起來再跑。而冒煙洞內，此時伸出火舌，高約五六尺。事後察看洞口直徑，僅有二尺多，而深不見底，這才明白所投的乃是燒夷彈，並非炸彈。如果是炸彈，起碼掀起直徑一二丈的彈坑，那樣我的屍體，早已飛上天空了。次日報載敵機四架被擊落。此後只有日襲，而無夜襲。這算是敵人給我們送的節禮吧！侯家源學長宣傳，以一年時間修通衡桂段三百六十公里，創立一天一公里修路紀錄。十月一日通車那天，邀請中央及各省長官觀禮，開行專車，並公佈特別快車行車時刻表。事實真像如何呢？路是接通了，但無水塔、無煤台、無站屋、無月台。最糟糕的是除了衡陽桂林冷水灘幾個大站之外，一律沒有道岔。明明看見站上有三股道，可是彼此沒有接通，理由是軌尖岔心缺乏。所以等於只有一股道。這如何交會列車呢！這等於蓋了一所房子，有頂有牆，但未裝門窗，

砲彈專車。我當時隨車前進。並附掛救險車數輛。因為亦是動輒出軌，一面前行，一面救險。可以說我們大部分的路程，不是坐在車上，而是跟隨在車旁，總算沒有需要我們把火車由桂林推到柳州罷了。就這樣一列鐵牛，居然送上去所需的砲彈，就用了這些砲彈，把崑崙關奪了回來。事後軍委會還送了我一座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至今保存。還記得一路上大家以廣西特產金橘來充饑。

(四) 垂死掙扎瘋了倭寇 舉棋不定難煞小官

三十三年五月，當日寇在太平洋節節失利之後，爲了挽救敗局，遂發動了瘋狂的衡陽會戰。以期早日拔出他的泥足。方先覺將軍孤軍堅守衡陽八十多天，成爲抗戰史上空前絕後之舉。我當時因爲是副局長的關係，不需要像以前那樣接近前方，所以奉命率領全部僚屬，遷到桂林，處理日常公務。石局長則親率車務處長沈恩濤，工務處長洪紳，機務處長葛炳林和有關係的人員駐在冷水灘，配合軍方的進退，並準備退時澈底破壞路線。八九月間局勢轉緊，軍隊和人民紛紛後撤，又加黔桂鐵路金城江以北，坡度過陡，失去運輸能力，因而宜山至金城江一段全部堵塞。金城江復遭空前大火，沿路死亡枕籍，慘絕人寰。人們初因有火車可恃，故皆不肯下車步行，寧願住在車上等候。

那知一日復一日，竟至經月不能行，直至敵騎掩至，始作鳥獸散。我率同人，總算平安到了獨山。喘息未定，敵寇追蹤而來。夜半倉皇出走。路局原來配給我破舊小包車一輛，載運我和一妻二子。不過司機亦有一妻一子不能棄之，只好一併乘坐。臨行時會計處副處長陳錫送來三百萬元，託我帶走，再加行李，已經不易容納了。可是他對我說，出納課某女課員（趙聚鈺的部下）夜來生產，丈夫不在身邊，如果令其步行，恐有生命危險。我當時決定把我較大的兒子保送到大卡車上去坐，餘出地方給這位女課員。車出獨山七公里，即是一個大上坡。因為「老爺車」太多，爬坡無力，一時擁塞成了一條數里的長龍。我們多人都下車步行，以期減輕車的負擔。當我携妻抱子行了一段之後，發現汽車沒有上來，我只好折返回去，察看究竟。原來有許多軍人，因為軍車不能前進，把許多車輛翻到山下去了，以便讓路給他們。我的汽車被許多軍人包圍着，司機正在挨打中。幸而車上坐了一位不能走路的產婦和初生的嬰兒，所以軍人們由於憐憫的心情，還未翻我的車。我就乘機提議大家來推車，因為我剛從山上走下來，他們不知道我就是坐車的人，還以為我是過路的，見義勇為，參加推車呢。於是大家一推，車就發動了。事後想來，我救了這位女課員，而她亦救了我。如果把車翻到山下，叫我如何抱着孩子走到貴陽。同時三百萬現鈔丟失，如何交

長因為接收公忙，再亦不理我了。好像有人說過：「做官要做大官，做小官只有受氣！」

(五) 離合悲歡，八年成一夢，明槍暗箭，單騎戰群魔。

在柳州的斷井殘垣之間，好像沒有歸宿的遊魂。東蕩：西蕩：，消磨了一些時間，覺得很不是味兒。於是向交通部建議成立「湘桂黔鐵路工程局」，並以袁夢鴻為局長。理由是：(一)兩路破壞太甚，必須重修，一時無法營業。(二)湘桂器材全部撤至黔桂，無法劃分收回。(三)袁局長係土木專家，可以勝任。鼎新專攻管理，用非所長。請准予辭職返鄉。這個建議被交通部採納了。我立即飛返重慶，召集材料管理人員。列單造冊，把湘桂路的資產，全部移交給湘桂黔新局。後來得到袁局長的回文，照收無誤。我才把重擔放下。這件公文，至今保存。

我在重慶，本想先回天津老家，和瀾別八載的家團聚一下，然後再到一個大學裏去教書。這時陳延炯先生被任命為交通部東北區特派員，邀我做接收委員。我於是決定到東北去工作。東北此時為俄寇所佔，只好先到平津。這正是我的希望。還記得飛機降落西苑機場的時候，交通部平津區特派員石志仁派人來接。同時還有一張請我吃飯的帖子。我這時那裏還有參加宴會的心情。我一面謝絕邀請，一面偷偷地溜到

代！

在四川綦江安頓下來。這時石局長調任路政司長。我接長湘桂路局。奉到部令積極裁員，以節開支。保留員工名額，全路最多不准超過二百人。第一批自請疏散的是些工務人員，因為修公路，修飛機場，都需要他們，出路奇佳，所以全部求去。然後是些機務電務人員。不願走的文書人事庶務等人。亦就在這個時候，喪失了一個愛子。遣散甫畢，敵軍撤退了，一時柳州桂林皆告收復。俞飛鵬部長給我一個命令，叫我馬上回去，修復湘桂鐵路。此時工程師們走得一乾二淨，難道叫我赤手空拳去修路！真是天曉得！我只好開始招兵買馬另起爐灶。過了些時，部長先生見我去，立刻給了我一道嚴厲的申斥。問我逗留重慶意欲何為？倘再不動身前往，定予嚴辦！這是我一生唯一無二的挨罵。至今耿耿於懷。有人亦好，無人亦好，先去了再說。我帶一位秘書，一位事務員，邁上征途，回去修路。走到都勻，見到黔桂局長袁夢鴻，他告訴我，部長有電報來，叫我不修鐵路了。要我們二人聯合起來，修復湘桂黔三省的公路。因為部長陪同美國人，乘飛機到各處察看了一遍。見鐵路破壞太甚，在一二年內無法修復通車，所以臨時改變主意。我只好又重作修復公路的打算。當我千辛萬苦，趕到柳州（因為沿路橋樑全被破壞，且多處沒有擺渡，汽車無法過河）的時候，日寇投降了。從此以後，部

東來順，把涮羊肉和烤羊肉吃了一個飽，又跑到出名的浴室，好好地洗了一個澡。精神的愉快，真是無法形容。次日一早，跑到天津去看長親。我的六十多歲的姑母，見到我拉着痛哭，因為太高興，太興奮了。淪陷區的同胞，久被蹂躪，一旦見到由重慶飛來的人員，真好像看到天使一般。又尊重，又親愛。不過後來却很使他們失望。由此聯想到我們將來收復大陸時的嚴重問題。將來的接收人員，會不會和前次一樣地五子登科呢？而我們那時如果再見到我們的親人，或見不到那一些親人，其是喜是怨，是苦是甜的滋味，恐怕有生花之筆，亦寫不出來。人生原是一夢。大夢中又有許多小夢。屬筆至此，不禁悵然！

我到了東北，起初協助陳特派員，辦理接收事宜，和擬定種種制度。後來中長鐵路（中蘇合辦）張理事長嘉璈，感覺到職員當中，有一種親俄的暗流，甚為憂慮。於是推薦我為理事，兼代局長。以期整頓一番。我因運務處長修城，工務處長殷品莊，和會計處長張協衷，都是我的同學好友，亦就大着膽子，單人獨騎地到差了。不久發現副局長王竹亭頗有可疑之處，而主任秘書劉唐領亦有問題。於是我把主任秘書換了張心田。同時暗中考察可疑份子的行動。經人告密，調度所裏有一重要匪諜，名叫姚廷樞，經常將軍運秘密，供給匪俄。彼時正是馬歇爾三人小組會談期間，所以共產匪黨公開地招搖過市，無人敢問。我無

廠工農化業雄高公司糖臺

產製農藥 首屈一指
溶劑提油 效率最高

廠址：高雄市成功二路四號 電話：3666
4777
臺北銷貨處：臺北市寶慶路二十五號



主要產品

工業級 DDT	工業級 BHC	DDT 水懸粉
DDT 乳劑	DDT 粉劑	BHC 水懸粉
BHC 乳劑	BHC 粉劑	工業級馬拉松
馬拉松乳劑	巴拉松粉劑	馬巴乳劑
靈丹	靈丹粉劑	24D 除草劑
除蟻滅繩粉	工業級 DDVP	

特約經銷商

興村化學工廠	新竹市中華路三六六號
源和西藥房	苗栗縣後龍鎮中正路
太原工業原料行	臺中市繼光街一三二號
員林建興行	員林中山路一一七號
中美農業資料行	虎尾鎮中山路一八號
豐益業行	新營鎮中山路一九二號
年豐業行	嘉義縣義竹鄉六桂村
福源商行	高雄縣路竹一七〇號
豐南藥行	屏東市廈門街六四號
各地蔗農服務站	臺東鎮中華路二一九號

嘉禾牌



品質：含蛋白質44%以上
用途：飼養家禽、家畜、養魚
出售地點：高雄本廠、各地農會

歡迎採購 敬請批評

可奈何，只好把姚廷樞送還給原介紹人蘇從周。使他離開中長路，不能再探聽我方秘密。王竹亭見摘去了他的觸鬚，就向我下手，以為報復。恰巧國民黨陣營中出了一個「敗類」，名叫馬毅，搶佔了一家日僑報館，辦了一個「民報」。藉勢對指勒索，無所不為，幾次想搗中長的油，均被我拒絕。於是怨毒在心，勾結了王竹亭和局內若干共匪小卒，每日在民報上造我的謠言，橫施攻擊。王竹亭又經常到南京交通部搬弄是非。適值張嘉璈調任中央銀行總裁，更是有機可乘。我於是被調回理事會，而將局務還給王竹亭。這是共匪一大勝利。我離開路局的翌日，王竹亭又從蘇從周那裏，把匪諜姚廷樞要回，派為瀋陽南站站長。以後勾結匪俄，更行便利。不久事為我方保防人員所悉，行將逮捕，姚匪遂向北逃往匪區（有人在車上看見）。另一匪諜林墩，原係工務處副處長。至我等離瀋陽之前，始公開顯露身份。總而言之，我在中長一段，係受匪諜包圍和攻擊，明暗兼施，而中央不察，中共詭計。

共匪既無往不利，則大陸焉能不失。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亡羊補牢，要在提高警覺。有人問：「你到臺灣以後為何呢？」有詩為證：
避秦何幸有仙槎
萬里關山奚足恨
野鶴閒雲到處家
十年教訓不須誇
為愛濃香種桂花
一枝煙伴一杯茶

土木建築 工程包辦

東記土木包工業

陳萬發

臺北市光復路六八巷三三號

土木建築 工程包辦

達記營造廠

高慎達

台北市哈密街六八巷六號